



2

文章正宗卷第八

魏相明堂月令奏

相奏故事  
事又數采易陰陽及明堂

月令  
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

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

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南方之

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西方之神少

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北方之神顓頊乘

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

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

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

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

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寤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

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

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

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

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

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

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

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

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

子所服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

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

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

太子太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

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

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

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

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王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

是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五

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

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

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日新從軍而休罷者

也音薄蟹反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

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

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

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

便軍上納用焉

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逐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略如春行寬大之令

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

是魏相又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

而盛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曾恭亦嘗論此大略皆原於月令云。此篇論時令

董仲舒火災對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

舒對云云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

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

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微而後告可却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相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相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

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其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按漢儒

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上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為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

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  
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交耶夫親戚之驕僭  
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  
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以索未上主父偃竊其  
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  
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  
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  
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斷於外不請既還  
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  
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反謀不過數  
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  
忍心與故於此篇存而不削以為後人輕言災異者  
之戒云

### 蕭望之兩電對

本傳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

于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兩電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問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

之對以焉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立此書

師古曰鄉讀曰無今陛下

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擇未

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

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

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

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

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

高者請於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

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  
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按望之此對顯指霍氏之專適  
當上意故寵擢隨之嘗攻孝宣在位二十年災異  
衆矣而見於臣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而已魏相  
輔政四方有災變輒奏言然神爵改元正弱翁居位  
之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鳳皇集甘露降黃龍見無  
歲蔑有豈珍符景貺誠若是多邪殆必有粉飾傳會  
以希媚悅者若黃霸之鵠雀是也及望之為御史大  
夫奏謂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  
等則有左遷之譴人以爲媿丞相之故思獨疑其以  
此忤上指蓋人主以瑞應爲夸則必以災異  
爲諱宜其歌頌者踵聞而論爭者希闕也

###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

周堪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更生宗  
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  
待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應苦外  
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  
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  
遂爲許史奏顯所譖下獄皆免官其春地震

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恠賜望之爵關內  
侯奉朝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  
爲中郎冬地震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  
側目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臣  
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前弘恭奏  
望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  
雨雪由是言之地動爲恭等臣愚以爲宜  
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建望之等以通賢者  
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路塞矣書  
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  
連更生繫獄坐免爲庶人望之亦坐使子上  
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當殺天子甚悼恨之  
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  
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懼之數譖毀焉更生  
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  
乃上封事諫云云時永光元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明勅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平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還農畝死無所恨自竊見以下凡

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諫然見於臣聞舜命九官濟

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

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

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醴釐醴來也始自天降此皆

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

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

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正事則反見憎

毒讒朔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熬熬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弒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公伯垂離不和

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一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兩木冰李毋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馑蝨蠃蠱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按此叙次有法故不覺其冗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

戎伐其郊鄭傷柏玉我執其使衛侯朔不往齊逆  
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  
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災其祥多者其  
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  
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谷使得並進  
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諛並進章交  
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由言渾亂所以  
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下正臣陷者亂

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  
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  
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  
以日月無光雪霜夏墮冰凍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襄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  
勅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  
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  
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  
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  
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口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

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去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怨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  
在盛則正士消故易有言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  
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則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縣共  
工驩堯與舜禹雜處堯則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  
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誣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  
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  
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則與叔孫俱官於魯定公始

皇賢季孟季則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  
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於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  
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  
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  
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  
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  
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  
此言

不和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  
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施朝易曰飛龍  
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  
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  
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皆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  
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  
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  
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  
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

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

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暨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

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以上皆應

前漢人論事多如此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

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

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

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

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

災異以救全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

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甚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

大司馬小司馬四日四十七

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欲上內重堪  
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常稱譽  
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  
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  
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於是疑會城門校門諸葛  
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為河東太  
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  
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  
問皆稽首謝徵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  
復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  
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卒顯誣譖  
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譏謫要救危及  
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也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  
。按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  
謂深切也矣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  
言哉恭顯自宣帝時莞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  
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  
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  
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  
忠懇惓惓又非房匹它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

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  
肯少訕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  
之真可媿死房事見後叙事篇。又元帝初即位諸  
儒薦翼奉徵待詔官者署數言事實見天子敬焉時  
地震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天地設  
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  
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書州土建  
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  
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又曰人  
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  
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  
五臟六腑五臟象天六腑象地故疾病則氣色發於  
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又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  
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所以大通天  
也同姓親而異姓疏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  
也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勇右之家為親異姓  
之臣又疏二右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事者借過  
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  
策也陰氣之盛不非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  
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

宜為設身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  
今異至不為其精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  
是甚則有火為春秋宋伯姬是矣按  
奉所言不替絲梓故則其要著于此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成帝初即位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

刺史上疏云云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

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然而嘉氣尚

凝陰陽不和師古曰凝謂不運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

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更多苛政政教煩碎大

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事信意舉劾為奇刻也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

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謹呵反細微責義不量為郡

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

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

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萬師古曰和否閉也

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

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

奏事時宜明申救師古曰申東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

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

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舉退稱進白黑分明錄是知名

谷亦日食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口俱發詔舉方正直

言極諫之亡大常陽城侯劉慶忌與永待詔公車對云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庶咎不迭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

舉錯妻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所古曰閭嬖寵之族也扇熾也

臧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

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

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

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

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

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云魯相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女昔龍箒納言而帝命惟

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迴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漫濶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



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  
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一州制遠之道微而無  
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海內崩折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  
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  
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  
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  
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  
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  
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

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  
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  
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  
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  
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其著不  
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  
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  
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

在杜欽傳求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肯可懼之大異問不

疎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  
求對曰日食地震皇太后貴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  
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  
鳳方見柄陽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  
臣焉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  
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穀豎漢吏制其  
權柄不得有為一兵楚燕深之數百官盤互親疏相  
錯骨肉大臣有由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長忌無重  
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  
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掩昧之  
管說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時杜欽上對曰臣聞  
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若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  
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  
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  
朝大事無不自安之人心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  
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  
何以言之日食以戊申蝕時卯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  
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中此必適妾將有羊羸  
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按欽所陳災異

大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有之餘皆前表

### 劉向上星李等奏

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  
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拜

中郎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  
是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  
國權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  
用事之然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  
校中五經祕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  
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  
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  
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後見外家日盛遂上封事極諫見外戚類也  
向為人廉靖樂道專積思於經術畫誦書傳  
夜觀星宿夜不寐達旦元延元年星孛東  
蜀郡岐山崩雍江竭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  
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  
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規太  
前從參至及殆必亡矣懷不能已復上奏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教周公戒成王母若殷  
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  
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  
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  
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  
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  
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殺紂暴虐天

下故歷失則攝提生方孟陬無紀

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

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

首時為孟正月為陬

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

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

古師

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

太白經天而行

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

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

無雲而雷

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

世不恤天下人有此心

枉矢夜光

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

象獨號令而無臣也

熒惑襲月

應劭曰熒惑主內亂

故曰枉矢流以亂代亂蘇林曰

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

野禽戲廷

月主刑故趙

孽火燒宮

野禽戲廷

張晏曰野鳥入處主

去人將都門內崩

師古曰內

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都

星孛大角大角以立

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

觀孔

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

字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

惠時有兩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

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六

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田

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

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浩

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以

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

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

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幸

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六異而興高宗

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

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弋贍反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

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以

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湏口說然後可知願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後不能用也向

每召見數言祿去公室權在

外家說見外戚類中○按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

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乃至張

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

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齷齪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為天子師而其言乃爾既向之志精為何如

### 李尋災異對

本傳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

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勳與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哀帝初即位召尋持詔黃門使侍中衛尉持書問尋日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尋尋對云云。持綬和二年哀帝即位未改元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

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以汗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賢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害共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

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

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服

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

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

後至日中間。差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

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

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

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毋甘言。

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

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

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作。聞者太白。

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

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

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

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

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三道

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

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

五星之過軒轅。上下受氣。孟康曰軒轅入太微帝廷

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厭音厭

桑之繫師古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  
曰音烏點反

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

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至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

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能異使

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

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

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

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女卡當以義

斷之災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兩宮謂紫微太微作能低印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血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

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

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

當門而出隨災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災惑為患

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災惑

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劫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

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

曰災惑入管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災惑不以時解

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

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穢同消散積

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

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山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張晏曰：連於月令也。師古曰：與溫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言怒賞，訓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

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



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

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

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

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

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

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

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

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

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

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也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

精神折衝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災為害者則能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

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

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

云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

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

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

人故世陵夷馬不伏廐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

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眾曾亡柱幹之

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  
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  
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  
世貢高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  
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  
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顛命君臣隔塞至絕繼  
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  
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  
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  
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命德行

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  
承六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立以異又不通一藝及  
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  
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  
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云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萬心臣之  
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  
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一傳新貴  
祖母傅太后尤驕恣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貴  
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後以朱博為丞相臨廷受  
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楊雄李尋對曰此房謂  
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眾所惑言得進則有聲無形  
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聽

杜鄴上日食對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事  
父孔鄉侯傳晏為大司馬

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章育舉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應劭曰禽息秦大夫為首里矣而不見納繆公出

車以頭擊闕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瘡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

則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

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

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

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

之母陰義然也

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申儀來迎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婦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

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

呂太后權私親屬文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

明凡事多暗師古曰暗與暗同書昏及雷之變不可勝載竊

見陛下行不備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

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

等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

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

之象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

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

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

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  
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  
立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  
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  
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  
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  
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  
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  
相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晝然日食。  
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

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  
畢受官爵。流漸積。壞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  
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  
前。忿邑非之。遠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  
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  
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  
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  
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  
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韋未拜病卒。班固曰。孝  
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  
權重於丁傳。故孝哀時。杜業敢譏丁  
傳而飲。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

孔光日蝕對光為丞相重忤傳太后指由是  
諸光遂策免光退閭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  
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

光對云云按通鑑光對在杜邲後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

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

用皇極師古曰周書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

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

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朏側匿孟康曰朏行疾也側匿行遲也

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矣

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

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下人聰明苟無

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

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

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

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又曰長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

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

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

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接納斷斷之介師古曰

斷斷專壹之貌介謂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

大下九十八小六十五

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  
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  
以順天也又曰天棊謀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  
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巳俗之祈  
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  
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說賜光大夫  
事申位次丞相按是時丁傳用事董宣狠言之而光所對沈陳款躬正  
幸曾微一辭及之不惟有媿於嘉言且有一媿於杜鄴  
矣嘉以直言死光代之相遂與董同為三公媚事  
之態亡所不至殆孔子所謂鄙夫也宣奏在雙幸類  
不得指其實以示亨者云王嘉始  
中

### 王嘉論應天之道

元壽元年宜陵侯息夫躬  
言往年災惑守心太白  
高而芒光又角星  
是後訛言行詔黨  
有非常之變可謂  
一郡守以亡威震  
之以問丞相丞  
相嘉對云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  
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  
敷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  
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息傳著星歷師古  
口傳謔曰附虛造劾如馬孫西寇之難謀動干戈設  
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鼻車馳詣闕交臂就

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

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

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

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主惠毀傾險

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

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計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誑誤

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

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誑為主

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

革之微或頗著見未

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器用

危將軍與中二千石

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董賢因此沮躬

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有食

而丞相御史奏躬臯過上赫是惡躬等。通鑑載此事於日食前。以上論災異其別見於外戚娶幸事

中者當互考也

###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武帝建元二年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

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舉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詰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蜀之南山東方朔進諫

朔進諫云云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

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

師古曰郎堂下

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

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郭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

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商與上

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

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其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

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

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

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

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

為土膏其實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

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

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

林而長養麋鹿麋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

車騫南地師古曰騫馳曰騫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

足以危無隄之輿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

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

富人也夫穀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靈宮中設九市

靈

靈



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  
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  
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  
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  
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  
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  
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  
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濶不浸稼穡不  
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與  
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踧踖也以孝  
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是日因奏太階之事迺拜  
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如壽正  
所奏云

###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言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  
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七綵足履革鳥以  
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兵木  
無刃服虔曰其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其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文絲也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  
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  
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  
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績師古曰也罽織毛也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  
即毼毼之屬

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

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

通之襪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黃云與造甲乙帳絡以隋珠和璧天子

襲翠波馮王几而廢其中也師却走馬示不復用則

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

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

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諫然時觀察顯也直言切諫

上常用之○又武帝嘗為寶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二

敗馬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

然乃精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

置酒北宮淫亂之漸其變為暴

吾業已設飲請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

###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

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較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

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

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金而無患然本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一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

有銜縻之變况乎涉豐草騁立虛前有利獸之樂而  
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  
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  
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  
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繁千  
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  
察

貢禹論節儉

元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是時  
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時

初元  
元年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十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

而不珉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範圍不過  
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  
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各置貢賦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  
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  
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  
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  
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  
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襲救亂

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

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

樂樂節禮樂樂道人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

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

人一作天子之服在齊地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

人一歲費數鉅萬屬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

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師古曰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

四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岱天宮見賜杯案盡文書

金銀飾其富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

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氏大飢而死

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

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

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

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

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妻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

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

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

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

言減省之事

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

承化取女皆大過度

師古曰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

人豪富更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

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

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

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

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

馬可亡過數十四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

圃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

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

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謀

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

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

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子天

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

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遷禹為光祿大夫

谷永諫微行宴飲

成帝永始二年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詔當之部時

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

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

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云也行道  
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  
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  
云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  
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  
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  
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  
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  
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  
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以動心冀為後

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

師古曰處

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

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而

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

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酒於酒書曰

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

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

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也言火燎方

所滅也其甚也威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

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

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

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遂師古曰餽人六二爻辭

人之道君中主食遜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

詩曰鸛厥勗婦為身為歸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

雅瞻印之詩懿美也慈智也言幽王以慈婦為美實

乃為身歸也婦謂襄姒也身歸惡聲之為故以諭焉

又言此禍亂非徙天而下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

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真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

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今之後起天所

不饗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廢先帝法度聽用其

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

政師古曰從子用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

大為亂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榜箠瘡於

炮烙師古曰瘡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

瘡千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

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多繫無辜掠

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

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

先自絕然后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

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

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官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

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媠媠溷  
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  
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  
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  
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  
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  
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  
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  
反故又廣盱管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

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不  
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  
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  
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  
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父法度或以中興或  
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  
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  
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



之德昭然遠播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  
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  
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如車馬婚出之具克  
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  
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  
后所居玉堂嬖  
幸之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  
所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  
下之望且復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  
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  
減存卹振掠困乏之人以弭  
逐方師古曰捕古救下  
也弭安也偶崇忠古放退殘賊無使妻繫

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  
也謂上所陳

條諸事宜次第相續  
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夙夜孳孳晝宵無怠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

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

留神反覆孰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

失得暫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  
以無繼嗣數為微行多

近幸小臣趙李從微  
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  
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  
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  
還上使侍御史收求救  
夫給上意亦解自悔明  
事申年徵求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

夫給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求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  
事申

谷永論微行宴飲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

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謝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官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養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

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厥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季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章

師古曰詩大雅行章一編曰敦彼行

葦羊牛勿踐履言正化所及仁籍稅取民不過常法

道霑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

官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

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艸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

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淫師言曰

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

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各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

過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

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弗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短

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

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

變乃眷然西顧見文下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

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

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

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

節紀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遭無妄之卦道

而後兩而今無雲而雷無妄直百六之災

院師古曰三難異科茲焉同會師古曰雜建始元年

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

八世著記久不塞除師古曰重以今

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

三者之始故云

三朝 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  
 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  
 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  
 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  
 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  
 官苑圍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間之處徵舒崔杼之  
 亂師古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亂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  
 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是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  
 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扶闕  
 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

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

生所易願陛下正

君臣之義無復與君爭小媒黷燕

中黃

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

久臣禮者悉出勿留

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

驕妬之寵崇近婉順

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怛

之心保至尊之重秉

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

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

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

有既除內亂之路塞矣

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

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

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

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

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者也小貞臣也大貞

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石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

倉庫振百姓而反吝則凶  
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師古

臣吝嗇則吉論語曰  
曰易屯卦九五爻辭傳曰

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詆辭曰關動牡飛

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配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占之  
辭也詆即妖字耳

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白潤故

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

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後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

黍不入今年蠶麥感忘昔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

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

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

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

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

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既濟明王

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採之師古曰郡國公風  
之詩服蒲北

古救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

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

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

農流恩廣施振贖困之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

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

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

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

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  
與為善陛下夫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者  
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損忘邪志  
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  
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  
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  
泥為疏達

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決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  
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愚按永之二  
疏可謂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  
王民非忠臣也今以其文而錄之○又成帝嘗與張  
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出噦時乘輿幄坐  
屏風畫斜醉踞如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  
起上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云乃  
用婦人之言何有遊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

###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此以告古也式號式  
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今日後聞謹言按班  
游政淫後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  
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  
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  
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  
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  
曰蕃

翰得宜則嗣主安固故  
曰皇太子之所恃也

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  
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  
適足以餌六國耳。不足  
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  
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  
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飾小行。語  
不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  
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  
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  
者蝟毛而起。以為不可。  
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如淳曰。不義諸侯謂彭越。黥布等。師古曰。斬與艾同。擇良曰。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產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兩諸侯。梁及淮南。而縣屬之。

屬於淮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絲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

中道衣敝應邵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比其苦屬

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

不可。父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

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

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

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汜。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

曰。捷。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

杆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云山東之憂

矣。此二世之利也。師古曰。帝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

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

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按此亦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

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武帝於是從詛計從淮陽

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詎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知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恃道天下孰不知其卑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不以其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孰不以此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志與伯父叔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幾念快志歟

以斷仇之命固為恨廉而已淮南雖少然亦嘗用之矣漢本特幸耳夫擅仇足以施漢之資於策不

侯之割而為四四子一也子之鬼積之財此非有

王勝墜馬死詎白悔為傳無狀當哭泣後歲餘亦死

賈主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後四立悼惠王王子六人為

帝思賈生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王子六人為

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景帝立三年而吳楚

王三子以王之役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

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并之平破七

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韋

氏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也○按史所以

詳紀本未者以見詎前謂梁足以并齊趙後謂淮南

三子之不可接

王其說驗也

###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



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  
無罪為臣下所侵辱七司吹毛求疵答服其  
臣使證其君多自以曰以索建元三年代王登  
長沙王發中山王勝西川王明米朝天子置  
酒勝聞樂聲而泣  
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系，愁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

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

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

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

曰低謂，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

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

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訖，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

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短氣貌。今臣心結日

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

夫衆响漂山，應劭曰响吹响也。師古曰漂動也

聚蠶成蠶，朋

黨執虎十夫，撓椎。師古曰撓曲也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

厄於陳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丞

也。衆人，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

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

紛驚逢羅，潛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明月曜夜，蠶

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然雲丞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

不見泰山。師古曰拂音鋪亦布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

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雍塞也闕猶止也讒言之徒，蠱生

蠱生。師古曰

言

大司小五五十二

也衆多道途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

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麤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

屬為帝兄師古曰葭蘆也葇者其筍今羣臣非有葭葇之親鴻毛之重

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

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

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

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

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

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成太子傳武帝元后寵衰江充用事

與太子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遂至

太子宮極盡得振水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子

太子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斬充遂部實客

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

太子反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

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云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

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

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

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  
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布衣之人問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  
之命以迫寔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  
之路壅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  
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  
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  
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  
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然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

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  
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  
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  
彼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  
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以口臣不勝惓惓出  
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久之巫蠱  
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懼恐  
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  
而族滅江充家後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  
來望思之臺於湖  
天下聞而悲之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梁王立菴王嘉子也馮  
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

至十一犯法不可諫止菴王女弟園子為立  
舅杜黃妻立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

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按驗因發淫  
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子大夫浴承上疏

云云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

於門外為之

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

之言

應劭曰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曰葦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

春秋為親

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

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

今梁主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

言按驗既云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

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讀曰附

獨以偏

辭成臯斷獄云益於治道汗蟣宗室

孟康曰蟣音漫師古曰蟣音秣

滄也

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

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

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

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延驗問惡言

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

師古曰猥曲也

以三者揆

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彘不得

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

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

既已案

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

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

師古曰著明也

而反命

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向之狀付有同也

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

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甚得治親之誨天子

由是寢而不治後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官者婢妾居漸

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傳

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

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賂伺宮

之裏毛鷲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示海內云

按此雖立自解之辭然漢家疎忌宗室之意大慨

見蓋因七國之難測疑同姓自景武迄于哀平去

有改直視管蔡既誅而崇棟之詩惻然左憫情也

厚方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異矣楚以有周卒誦

疆之助而漢枝葉翦落無以制內重之舉豈非來

之法戒哉谷永之言可謂

知大體矣。以上論宗室



